

幽
默
书
房

小人物日记

The Diary of a Nobody

笑过之后，
总还剩下些什么，
这便是幽默，
有情的讽刺。

〔英〕 乔治·格罗史密斯 著
威登·格罗史密斯

孙仲旭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小人物日记

The Diary of a Nobody

[英] 乔治·格罗史密斯 著
威登·格罗史密斯

孙仲旭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George Grossmith & Weedon Grossmith
The Diary of a Nobody

Copyright © 1892 by George Grossmith & Weedon Grossmith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6 by Shanghai 99 Readers' Cultur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人物日记/(英)格罗史密斯(Grossmith, G.),
(英)格罗史密斯(Grossmith, W.)著;孙仲旭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幽默书房)
ISBN 978-7-02-011407-8

I. ①小… II. ①格… ②格… ③孙… III. ①日记体
小说-英国-近代 IV. ①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33127 号

责任编辑:卜艳冰 邱小群
封面绘图:杨 猛
封面设计:高静芳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制 利丰雅高印刷(深圳)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99 千字
开 本 889×1194 毫米 1/32
印 张 5.25
版 次 2016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1407-8
定 价 35.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3
第二章	7
第三章	14
第四章	22
第五章	29
第六章	39
第七章	45
第八章	51
第九章	58
第十章	62
第十一章	66
第十二章	75
第十三章	80
第十四章	87
第十五章	96
第十六章	101
第十七章	105
第十八章	108
第十九章	117
第二十章	122

第二十一章	128
第二十二章	135
第二十三章	146
尾声	153
附 录：格罗史密斯兄弟与《小人物日记》	155

为什么我不可以发表我的日记？我经常看到从来没听说过的
人们的回忆录，我也看不出怎么就因为我刚好不是个“人物”，
我的日记就不能是有趣的。唯一的遗憾，是我没在年轻时就开
始记。

查尔斯·普特尔

于霍洛韦，布里克菲尔德台地，“月桂居”

第一章

我们安了新家，我决定记日记。推销商有点让我们感到麻烦，刮泥板也是。牧师来访，我受宠若惊。

我和我亲爱的妻子卡丽刚刚搬进我们的新家“月桂居”一个礼拜，它位于霍洛韦的布里克菲尔德台地，不包括地下室，有六间不错的居室，靠房子正面那里，还有个早餐间。房子前面有个小院子，前门口有十级台阶，对了，我们一直用链子把前门锁着。卡明斯、戈英和我们别的好朋友总是走侧面的小门，省得用人放下手里的活计去前门开门。我们有个不错的后院，小小的，一直延伸到铁路边。一开始，我们很担心火车的噪音，可房东说我们住上一阵子就注意不到了，还减了两镑房租。他说得一点儿没错：除了院墙墙根那儿给震了道缝，我们没觉得有什么不方便。

下班后从市里回来，我喜欢待在家里。老是不在家的话，家又有什么好？“家，甜蜜的家。”这是我的座右铭。我晚上总是在家，我们的老朋友戈英可能会不拘礼地来串门，卡明斯也会，他住在路对面。他们愿意来串门，我和我亲爱的妻子卡罗琳^①都会高兴。不过即便没朋友来，我和卡丽也能打发一晚上。

① “卡丽”是“卡罗琳”的爱称。

总有些事情要做：钉根钉子，弄直一扇威尼斯式百叶窗，往墙上钉把扇子，把地毯的一处钉下去——所有这些活儿，我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干好。而卡丽只会缝缝衬衫扣子，补补枕头套，或者在我们新的立式小钢琴上（三年分期付款买的）练练《塞尔维亚加沃特舞曲》。那台钢琴由科勒德兄弟公司（用很大的字母表示）的 W. 比尔克森（用小字母表示）所制。我们的儿子威利在奥尔德姆的银行干得很好，这也让我们很宽心。我们希望能多见见他。下面是我的日记：

4月3日 有推销商上门来做生意，我答应五金商法默森，如果我想买钉子或者工具就去找他。对了，我们的卧室门没有钥匙，门铃也一定得修修。小客厅里的铃铛坏掉了，拉门铃，用人房间里的铃铛响，这不像话。好朋友戈英来串门，可是不肯待，说油漆味刺鼻得很。

4月4日 又有推销商来了，卡丽不在家，我准备在霍因那里买东西，他看上去像是个有礼貌的屠户，有一个不错的干净小店。订了块羊肩肉明天吃，试试买他的看怎么样。卡丽准备在黄油商博尔塞特那里买东西，她订了一磅新鲜黄油，还有一磅半盐，另加一先令的鸡蛋。晚上，卡明斯意外地来了，来给我看他的海泡石烟斗，是在市里举办抽奖时抽中的。他要我小心拿，因为手潮的话，会弄脏上面的颜色。他说他没法待，因为不是很喜欢闻油漆味，出门时，刮泥板把他绊倒了。一定

得拆掉刮泥板，否则就要刮出大麻烦——我不常说俏皮话。

4月5日 送来了两块羊肩肉——卡丽没跟我商量，就在另外一家肉铺订购了。戈英来串门，进门时绊倒在刮泥板上。一定得把刮泥板拆掉。

4月6日 早餐时吃的鸡蛋真是岂有此理。送回给博尔塞特，说了些客气话，并告诉他以后没必要再上门请我们订货。雨伞没找到，尽管当时下着瓢泼大雨，还是不得不没打雨伞就去了。萨拉说肯定是戈英先生昨天晚上拿错了，因为门厅那里有根手杖，不知道是谁的。晚上，听到有人在楼下门厅跟用人大声说话，我去看是谁，惊讶地发现是博尔塞特，那个黄油商。他喝醉了酒，还出言不逊。博尔塞特一看到我，就说他再去出力不讨好地侍候市里的职员，就让自己不得好死。我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心平气和地说我想就算是市里的职员，也可能是位绅士。他回答他很高兴听我这样说，还想知道我有没有见到过一个，因为他从来没见过。他出了门，“砰”的一声把门甩上，差点把气窗震破。接着我听见他绊倒在刮泥板上，让我觉得没拆挺好。他走后，我想到一句本应该用来回敬他的绝妙回答，不过还是留到下次再说吧。

4月7日 因为是星期六，我盼望早点回家，好把几样事情办妥。可是我们公司有两位负责人因病未到，我直到七点钟

才到家。发现博尔塞特在等我，白天他已经来过三次，想为昨天晚上自己的行为道歉。他说礼拜一他没办法休银行假日，而是昨天晚上休了。他恳求我接受他的道歉，还有一磅黄油。他毕竟还像个正派人，所以我跟他订了几个新鲜鸡蛋，要求这次可得是新鲜的。恐怕我们到底还是得找几块新的楼梯地毯，旧的不够宽，接不到两边漆过的地方。卡丽建议我们也许可以自己动手，把油漆的地方漆得宽一些。礼拜一我会去看看能不能找到颜色相配的油漆（黑巧克力色）。

4月8日，星期日 去完教堂后，牧师跟我们一起回来。我让卡丽先进去打开前门，我们只在特殊时候才会用这道门。她打不开，我也使出浑身解数后，只得让牧师（对了，我忘了他叫什么）从侧门进来。他的脚绊到刮泥板上，他的裤脚被扯裂了。最叫人恼火的是，卡丽不合适在星期日提出给他补裤子。吃完饭就睡觉。在院子里走了一下，发现一个很好的地方，可以种芥菜、水芹和小萝卜。晚上又去教堂，跟牧师一起走回来。卡丽注意到他穿的是同一条裤子，只是缝过了。他想让我捧收捐献的盘子，让我受宠若惊。

第二章

推销商和刮泥板还是让我们感到麻烦。听够了戈英抱怨油漆。我说了句本人迄今为止最出色的俏皮话。园艺之乐。我和斯蒂尔布鲁克先生、戈英、卡明斯之间有小误会。萨拉让我在卡明斯面前出丑。

4月9日 早上一开始就不顺。我们决定不再与其打交道的那个屠户上门来，无理之极地谩骂我。他一开始就侮辱我，说他不想做我的生意。我只是说：“那你干吗搞这么大阵仗？”他用最大的嗓门喊着，让邻居都能听见：“呸！去你的。哼！像你这种家底的‘玩意儿’，我能论打买！”

我关上门，正告诉卡丽她得明白那丢人的一幕完全该怨她，又传来猛踢门的声音，简直能把门板踢烂。还是那个恶棍屠户，他说刮泥板把他的脚弄破了，马上要去告我。去市里时，我去了五金商法默森的店里一趟，交代他把刮泥板拆掉，也把门铃修一下——我觉得这种小事根本不值得麻烦房东。

又累又操心地回到家里。普利特利先生——他是油漆匠兼装饰工，以前送来过一张卡片——说他找不到能配上楼梯上原来漆色的油漆，因为里面有印度深红颜料。他说他为了找到适配

的油漆，花了半天时间去大商店里问过。他建议应该让他把楼梯全油漆一遍，只会多花一点点钱。要是让他去想办法找适配的颜色，就会事倍功半。能把活儿干漂亮，他，还有我们都会更满意。我同意了，可又觉得是我耳朵根软。种了些芥菜、水芹和小萝卜，九点钟上床睡觉。

4月10日 法默森亲自来弄刮泥板。他看上去是个很有礼貌的人。他说像这种小活，他一般不亲自干，但是为了我，他会的。我谢了他，然后就去了市里。有几个年轻的职员迟到得不像话。我告诉他们中的三位，如果这事传到负责人波卡普先生的耳朵里，他们可能得丢饭碗。

皮特，一个十七岁的毛孩子，来我们公司才六个星期，竟然跟我说“悠着点儿”！我告诉他，我在公司里已经有幸待了二十年，他听了后傲慢地回嘴，说我“一看就是”。我愤怒地瞪了他一眼说：“我要求你对我尊重点儿，先生。”他回答说：“行啊，继续——要求吧。”我不会再跟他争辩，跟这种人没法理论。晚上，戈英来串门，又一次老调重弹地抱怨油漆味。戈英有时候很招人烦，说话有时不注意场合，卡丽有一次很得体地提醒戈英，她还在场呢。

4月11日 芥菜、水芹和小萝卜还是没出芽。今天是恼人的一天。就因为和杂货店的伙计理论，我错过了8点45分开往市里的公共汽车。他无礼地把篮子拎到了门厅的入口处，把

他脏靴子的脚印留在刚打扫过的门口台阶上，这是第二回了。他说他用指关节敲侧门敲了一刻钟。我知道我们的用人萨拉听不到，因为她在楼上收拾卧室，就问那个伙计他干吗不拉铃？他回答说他的确拉了铃，可是拉柄在他手里断掉了。

我上班晚了半个钟头，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事。最近职员们的出勤很不正常，我们的负责人波卡普先生很不幸地挑这天早上突击检查。有人给其他人透了风，结果我成了公司里唯一迟到的人。高级职员之一的巴克灵先生是个好心人，因为他出面，才没让我下不来台。我经过皮特那张办公桌时，听到他对他的邻桌说：“有的主管来晚得真丢人！”当然，那是说给我听的。听到这句话，我没吭声，只是看了他一眼，谁承想还是不幸地让这两个职员笑了起来。后来想到如果我装作根本没听到他说话，会更不失尊严。卡明斯晚上来串门，我们玩了多米诺骨牌。

4月12日 芥菜、水芹和小萝卜还是没发芽。让法默森修刮泥板，可是我到家时，看到三个人在干活。我问那是怎么回事，法默森说在新钻一个眼时，钻穿了煤气管。他说煤气管安到那里真是岂有此理，那样干的人显然根本不在行。考虑到我得花的钱，我觉得他的解释根本安慰不了人。

晚上，用过茶点后，戈英来串门，我们在早餐间里一起抽了一阵子烟。卡丽后来也过来了，可是没待多久，她说烟味让她受不了。我也觉得完全受不了，因为戈英给了我一根他所称

的绿雪茄，是他的朋友舒迈克刚从美国带来的。雪茄的样子不绿，可是我想我肯定脸色发绿，因为我吸了一半多一点时，就不得不借口去让萨拉拿酒杯而溜开了。

我在院子里顺着边缘走了三四趟，觉得需要呼吸点新鲜空气。回来时，戈英看到我没吸烟，就又递给我一支雪茄，我礼貌地谢绝了。戈英开始像平时那样闻气味，我早知道他要说什么，就说：“你不是又要抱怨油漆味吧？”他说：“不，这次不了。可是我告诉你，我分明闻到了干腐味。”我并不经常说俏皮话，可是这次我回答说：“你自己就说了不少干腐的话啊。”我忍不住对此哈哈大笑，卡丽说她把两肋都笑得很疼。我以前从来没能让自己的话逗得这样厉害，夜里居然醒了两次，笑得床都打颤。

4月13日 惊人的巧合：卡丽叫一个女的来家里给我们客厅的椅子和沙发做几个印花棉布罩，免得家具上的绿色平布被晒退色。我看到那个女的，认出她就是几年前给我在克拉珀姆的老姑妈做事的那位。这只能说明世界太小了。

4月14日 我整个下午都花在院子里，今天上午在书摊上花五便士买了本特别棒的小书，品相很好，关于园艺的。我找来一些半耐寒的一年生植物的种子种下，想象着会长成生机勃勃、赏心悦目的小世界。我想到一句俏皮话，就喊卡丽。卡丽出来了，我觉得她很不耐烦。我说：“我刚刚发现我们有座公

寓楼。”她说：“你什么意思？”我说：“你看有房客呀。”^①卡丽说：“你喊我就为这件事？”我说：“以往你每次听到我的俏皮话都会笑。”卡丽说：“没错——换个时间，可不是正在屋里忙的时候。”楼梯看着很不错。戈英来串门，他说楼梯看上去挺好，但是让扶栏看上去挺不好，建议我把扶栏也刷层油漆，卡丽也很赞成。我去找普利特利，幸好他不在，我就有了让扶栏随其自然的好借口。对了，这话说得很好玩^②。

4月15日，星期日 三点钟时，卡明斯和戈英来，要我去汉姆斯泰德和芬奇利好好散下步，他们还带来一位名叫斯蒂尔布鲁克的朋友。我们一起边走边聊，除了斯蒂尔布鲁克，他总是落在我们后面几码远，盯着地面，一边用手杖抽打着草。

因为当时快五点钟了，我们四个人商量了一下，戈英建议去“奶牛与树篱”酒馆用茶点。斯蒂尔布鲁克说：“俺喝白兰地加苏打水就够了。”我提醒他们酒馆都是到六点钟才开。斯蒂尔布鲁克说：“没关系——好旅伴。”

我们到了那里，我正想进门，看门人问我：“哪儿来的？”我回答：“霍洛韦。”他马上抬起胳膊不让我进去。我转回头没多久，看到斯蒂尔布鲁克走向门口，卡明斯和戈英紧跟在后面。我看着他们，觉得可以好好笑他们一通。我听到看门人说：“哪儿来的？”让我吃惊——实际上是恶心——的是，斯

① 此处以“border”（地界）和“boarder”（房客）的发音相同而说了句俏皮话。

② 前一句是利用“slide”的双关含义（“滑的”和“随其自然”）玩了个文字游戏。

蒂尔布鲁克回答说：“布莱克希思。”他们三个马上就被请进去了。

戈英隔着门口喊我：“我们很快就出来。”我几乎等了他们一个钟头。他们出来时，都兴致极高，唯一试图向我表示歉意的，是斯蒂尔布鲁克先生，他对我说：“让你等得很不耐烦吧，不过我们多喝了一轮白兰地加苏打水。”我一句话没说就回了家，我没法跟他们说话。晚上我觉得很没意思，不过这件事最好还是先不跟卡丽说。

4月16日 下班后，开始在院子里干活。天黑后，关于昨天在“奶牛和树篱”酒馆的遭遇，我给卡明斯和戈英（他们一直没来串门，倒是奇怪。也许他们感到惭愧。）写信，后来又决定先不写。

4月17日 关于上周的事，想着要给戈英和卡明斯好心地写封短信，并要他们提防斯蒂尔布鲁克先生。后来又掂量一番后，决定什么也不写，而是心平气和地跟他们谈谈。让我万万没料到的，是收到卡明斯写的一封信，语气尖刻，说他和戈英都在等着收到我（注意，是“我的”）对上星期日回家时不正常的解释。最后我这样写：“我原以为我是受窘的一方，不过我无条件原谅你们，你们——觉得你们才是受窘一方——也应当大度地原谅我。”我一字不差地在这本日记里抄下了这封信，因为我觉得这是我所写的最完美、最深思熟虑的文句之